

清容居士集

十八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三

序

送鄧善之應聘序

近世先達之士類言求進于京師者多羈
困不偶煦煦道途間麻衣弊冠柔聲媚色
無以動上意其言若諄切懇款後進之士
懷疑而不進百以十數然遇不遇命也而
言若是則抱道自足者益無忌於世而或
者亦得以窺其介且固焉夫道成於同而
弊於孤雲龍之相從風水之相應其理然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三

也往歲余與巴西鄧君道所以嘗以為今
世無是決矣吾徒當力學為己閉門息心
耕六籍之圃溉根以茂實若古逸民高士
退靜自樂其於道也無害方是時君家錢
塘囂塵五達之衝意寂而體舒無造門囁
嚅之勞下帷授書衿佩森立公卿貴人皆
傾下愛慕獨君無少矜喜而去來朋徒各
盡恩意以相周奉其有不可強猶謙挹慰
藉人咸以為其未遇也已異夫褊心者之
論則其遇當不止若是今年春承徵將如



京師告余以行余固喜夫人之所期者有
驗而其行也復將有說焉君子之出也大
言以行道者夸誣之流也相時而行守身
於不辱謹得避難貞白而無愧斯近之矣
方今食太官衣御府三慮數百擬之漢世
為盛吾意吾丘周仁之徒道不相類若貢
禹之經明行絜區區車馬之對亦若無可
取者苟不以是進則其氣昌而愈完行周
而無躓於得喪益無病矣夫處順者逆言
莫能入嗜味者腊毒無終悔予與君疇昔
相好無所隱思處贈之誼而密以告焉

送曹伯明序

議者謂故家世官陽明精絜之氣極于簡
冊溢于圭組盛衰消長始相尋為無端焉
嗟夫豈誠有是理哉百尋之木上千雲霄
盤礴慘舒履之而後至其風雨雪霜之變
適其事會理之不可詰者誰得而辨而苟
一時之得失以自詭吾未之信也士患不
自知而卒病夫知者迄莫可究至於凌高
躡深愴怳疾進幸其安肆顛越而莫救則

豈其父兄之過至不幸糜爛墜覆與世為
始終者要未得以成敗論也廬山曹伯明
官翰林十有二年始為編修官議當叙遷
曰愚名居先顛以讓秩再滿則又曰太夫
人春秋高顛補邑以行吾知其盛衰消長
之理炳于胷中確乎不能以易者也維昔
從祖文簡公既老來朝翩然東歸位不充
其德未幾先正端明公敦知止之誼慷慨
力去邈乎高風趾嫩不墜謙以居之仁以
成之振世德之緒使議者之言不出乎口
其自伯明始因其行序以識之

送范德機序

四方士游京師則必囊筆楮飾賦詠以
偵候于王公之門當不當良不論也審焉
以求售若乘必駿食必稻足趼而腹果介
然莫有所遭夫爭藝以自進宜有不擇焉
者心誠知之孰慙其非故幸得之則歸于
能其不得之則歸于人惕然而自治吾未
之見也臨江范德機游于茲三年矣語焉
簡然行焉恂然嗇其菁華韜焉以深視世

之言文辭位貴重者靳靳不自表夫子曰
道不同不相為謀范君誠審焉抑不可知
使不可知則凡辱與游者責莫能以辭也
君所為詩文幽潔而靜深怨與不怨皆存
乎天慨然南歸善治其學彌謹所徇使果
擇士耶無以易矣譬之璞焉蓄極而光遇
寧有不遂者乎惜其行解以俟之

送周子敬序

溫與閩地犬牙相入俗秀而矜絜子弟勝
衣能文詞父兄相與言命束裝負書以行

清容居士集卷之三

四

四方靡切感動約不有所就不復見故凡
困于有司則適從諸公貴人職牋記劇談
論翺游以自逞其橫厲捷發者讀太公孫
吳書橐鞬轅門建功業萬里樂生重遷卒
無所思其故土然視閩俗為寡少噫弊成
于過高安其所常義不能以自勝恬不知
改積數十年來蔑有以議亦固矣當咸淳
間周子敬以治經游錢塘聲至士避未幾
而科舉絕來四明授業于嘗所知已南望
數十驛每悒悒不自置罄囊橐以歸拜其

家君焉得奉終于其家夫情合於中情至而不從者非罪也縱情而不返極其所從於理乎何有始於榮其親終於私其身漠然而不接茲惑滋甚視子敬之道得以愧矣子敬將終老于吾鄉棄其田廬畀于季弟以奉先人之祀今年夏季弟疾亟貧不能以行天台趙叔度官于溫載與俱歸審其心於季弟友且怡也桷與之交最深慕其靜安絕毫髮偽妄蒼然長身風雨一室無子弟飲助而清韻雅語舉觴晏如與之

違寧無介然者乎今歸于家其耄者必曰當終樂於我此土也幼者則曰先生老于行悉于事某聞某戒願執簡以受去魯之意吾未知所決也化民成俗之道必自上始因俗以徵其謬子敬其何遜敢俟而質諸

送劉習卿序

今之為守令者據文法以具事事弊而法具雖更百吏焉無易也事當而文不具一撓詰之齟舌無所對歲部使者入境吏曹

取舊牘相考訂附益完善至名押題署恣
所補不復問使者坐所治決事搜擿十不
得一二然皆毫末靡細於政體不相涉故
稱能吏者或以苛察議噫徒法不足以致
理任情而失實故先王為法以禁其過久
而繁滋則審於治者簡而易之使不病焉
斯可矣大德丁未浙東西以饑告殍移日
屬于道官會其數于鄉將賑活之其不實
者究焉鄉登名于縣縣審而始聞于郡郡
以事至重闔郡寮以議其一以故不預則

旬月以俟迺得達部使者部發使於鄉復
詢察而周詳始定其議如今夫幸民之饑
乘而弊焉者群下之過也因其弊而持久
之則民之死者日益甚法顧安得以救有
司者之意夫豈不知是拘於文狃於故相
安而不改其勢然也今年夏中書掾汴劉
習卿御史府舉為浙右肅政從事習卿精
敏簡廉與余議古今事嘗欲以無法為法
其施張而品節之者必中理道至於條擢
辨析灼與繩墨昭合向宦江南洒然無俗

吏意據鞍賦詩危坐終日一語不及律令
今從事職掌號總所部為至重故余舉今
之所急者以告俾毋汨於常而變通焉彼
瑣瑣守文者又烏足與語是

送祝道士南歸序

世祖皇帝取江南首 詔召龍虎山嗣漢
天師掌其教或曰其父觀妙公嘗推天人
之要教繇是尊元貞制書嘗言之 今上
即位歲以 天壽節命使者祝香于茲山
延祐四年天冠山道士祝君為祠官將行

求予言以餞噫盛衰消長相尋為無窮禎
祥之說儒者之所不道守經執中則必一
其說以立教然而窮居巖穴之士精思據
會其為書也幽明簡深由變察來使之默
焉以知畏將以定夫天下之象夫豈荒忽
以眩於衆理有所不能逃焉者若是矣老
子之學法於簡易陰陽闔闢必本於其身
因身以及物故凡水旱疾癘必責其徒其
徒則曰吾無為也何取是若是則其教之
廢也久矣昔先正肅公守饒觀妙公始十

四五以祭祭上章入靜室正肅公嘗與之
論天運環合之道觀妙公愀然有言曰公
老不復見當在四十年以後于時族祖永
州親聆其說亟言之龍虎由觀妙以興祝
君多藝能沉靜篤志其歸山中正辭永命
予不能以告敢誦所聞願有以推究則世
人之所深望將不憚煩豈若彼大言者飽
食自嬉以無聞於後姑勉乎哉

贈宣城汪澤民登第歸里序

今世論道理詞章為二塗師道德之說者
毫分縷析派其近似而刪黜之其言博以
約據會統宗謂一足以總萬也然懼其辭
工而勝理則必直致近譬山林頽放諺俗
之語皆於是乎取甚者金石著述勦其說
而師倣之莫得有議焉者矣昔者夫子言
行見記於門弟子簡絜精粹嘗並於五經
初非有意於辭也謂不若是不足以有傳
也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私獨怪近世學者
參錯輩出過子貢十百倍將惟其所尚而
然邪抑群聖之道存於書涵泳濡濟不期

然而能者歟科舉廢已久 今天子崇闡
文治損益條制以興其賢能八表之士連
軫結袂于然以來然而沿襲之弊相尋於
無窮愛憎之說若不相似宣城汪君叔志
首上于春官報罷以歸則曰吾學未至焉
耳探幽闡微遂益治其業戊午歲復來
京師擢乙科授同知平江州以歸則又曰
仕優而益學斯可矣將行求余贈言以歸
余固感夫二者之不相同也綴言以績文
將以明理也理不自得剽襲以求之文益

弊而理日益遠將焉以為準興之以化成
天下實自有司始操繩墨審程度有司盡
之矣合八音以成律呂師曠猶難之意有
司之任其果能有同乎維昔端明公誥命
擅天下制作具備集衆美之效也慶流雲
仍叔志之踵儁科于今十世矣志專而氣
昌異於凡近其異也必能以復古家世趾
嫩莫叔志若也故余以昔之有疑者告之
而因以勉焉夏四月越棗桐序

送吳成季歸省序

噫吾徒來京師視成季有三愧焉居
京師者不宜以塊處蓬蓬然結鞅整袂惜
日以進其不能是者目以為固野成季則
不然閉門展書視日蚤莫冰渟而川止也
達公貴人語未脫口納柔奉佞千巧百詭
成季獨正色指畫朗言某事未當至論天
下休養大計龜灼繩直聽者喑舌方疾趨
以行不勝其愧成季幼為方外士常所置
論必曰吾父母皆耆年矣惕焉不得以朝
夕養而吾徒將捐棄尊愛荒塵敗屋啜蔬

飯糲業官以為生如無所容歸若是者愧
之大者也今年春承詔如南得省其親
樂不能以已而懷愧者亦爭道而交贊天
人之情於道不遠極其所驚而卒莫之救
化之者不足以導歟將人事之未思不復
以致此歟唐之陽城語若鄙近薰然而歸
養者凡數十人何則機使之然也儒於道
寡高力不勝其弊則成季之出處吾當疾
馳焉從而慕之整轅於四達之衢斯得矣
又何愧焉因其行序以侈之

送達無善祠祭山川序

古之為使者亦難矣哉存撫省聘諭言語
協辭令必盡其誼曼有致辱之道焉情則
媮簡則侮約而有常敬以成禮斯其為使
者之事矣然此特平世而言之也飛矢旁
午國懸於三寸之舌探機以析明輕重揣
情偽定議於瞬息使不亦重乎哉奉天子
命持節萬里外懾之而莫屈而因事專輒
宣威布德函首入覲非夫勇智超絕不足
至此歷千百年數人而已矣吾嘗觀夫列

清容集二集卷之三

二

國諸臣禮以定儀言以叙志結禮執玉若
合符節而其諷諭陳白足以截其驕泰蔑
有敗事非強辭以言是其夙昔之所素備
夫子之言曰專對不能其警夫四方之使
與

皇元一海宇偏陬遠島感縮候賓館無事
於使者而歲以祠祭使望於山川分道四
出其為使也若甚易至治三年集賢修撰
達君無善以使由恒山濟源東南上于會
稽吾於無善有言焉恒山古真定地也二

河交流濁漳貫其旁郡縣築防歲不得息
或言有運河在焉民居墊蕩宜詢其俗而
條紀之濟源在懷州懷河南地相接昔之
括地興賦民不勝其害河流靡常空灘遺
磧墾殖以自肥者其誰與會稽杭相襟帶
粟帛絲布丹漆綺繡之作倍於他郡竒袤
夸誕故都之習不能以革獨會稽山水秀
朗民朴安業徃承大饑荒墾彌望猶不能
盡耕昔有逸民戴安道賀知章其故家曰
王謝能有若斯人者宜表而出之悉疏歸
以俟 明天子之清問則得之矣因其行
故序以告之

送曾巽堂南歸序

景定中樞密東陽馬公帥臨安先子職酒
正入幕府于時廬陵御史曾公相後先佩
鳴纓彫剖吏牘若破竹俱欲以功業自致
運數合一兩家子弟東西數千里過庭入
塾志同業同而僕適先為史院屬會御史
仲子于 京師年富志銳屢策焉以做不
能止也皇慶承徵入翰林復會季子焉氣

清貌謙不為汲汲計嘗曰仕以傳世爰然
以取誚誠不敢平進以求而猶曰未宜吾
有不甘焉今為應奉文字論者始斂口蓋
其為文敏而新其待人周以和夫孰曰不
宜春三月謁告盡室以歸求言以處梅曰
今居顯榮清密者凜凜不自置名至矣文
不能以稱文不能以稱造物之所不畀於
是乎有覆絕之憂焉燁然以興萎然隨之
是則得者失之兆君何憾焉梅官翰林踰
二十年老不戒止念之至者滋以懼將歸
故山究五經之蘊為書以蘄遠文詞之任
老不能以進炳燭之勤顛相與勉焉泰定
元年三月四明袁梅序

贈崔兵部序

高句麗崔君耐卿往督征稅於京城不
私其餘以進于官既又懼為後來者之莫
繼也則慙然曰吾豈為奉上之罪人哉復
疏以告于上曰事適然願勿以為程數噫
崔君仁矣哉今世善言利者皆括虛籍峻
鞭朴以求媚嘗認認以告吾所居官能羸

餘以自效當升夫資秩相率以效朘削日
廣而其徒爭不肯自置其猥闡者則攘臂
以取不顧利害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今崔
君兩得之不希于公不病于民絜矩之道
至而儆夫在位者皆得以同是道也崔君
往為內史府官見 天子于王邸大器異
之今即位首拜兵部員外郎兵曹之事多
於昔飛符調發水陸之需頃刻在立辨寬
則事不能以濟稍苛急民之病有甚於專
征之弊崔君推昔日之心明以核之仁以
恕之政績之著有踰於昔將步武日躋廣
經濟之志不愆於素守楠也顛拭目以觀
因志其美以俟焉泰定元年三月癸卯四
明袁楠序

送王叔能守會稽序

楠與北京王叔能交幾二十年其贊行省
於江浙也盡心而不苛合上下之情婉而
加且詳焉弗亟以邀美弗固以逞志執政
宜之寮案服之至治元年丞相慎選左司
之熟於政體者叔能 在選為都事

英宗皇帝更庶政除前相所行不便事下
詔天下命御史臺樞密翰林集賢集議梅
時得預末席叔能首言江南兩稅已定復
增賈區銀賦賈無常居賦重即逋逃今徵
額籍具使無能輸將併於主戶主戶既主
徭役是徭役之外別有銀賦將不勝其害
群公以為然 新詔既下取首建議為多
古之善言利者莫先於劉晏晏所行不至
急刻而晏迄不善後是興利為害身本也
躁於求進卒之自唐以來如晏者皆無以

自保吁可不懼哉叔能世居燕北而樂於
江南於江南厭其囂煩而樂於山水屢丐
補於外宰輔察其志 奏守會稽會稽王
謝之所居泉石清美有不可勝道逸少安
石經世素蘊託丘壑以自負蓋深取而有
擬也昔之陳迹按行而搜撫之舉觴以酌
其訪於民俗也不察其毛疵事至而應無
欲以自化將見獄空訟息少者避於道老
者游於衢擊壤以歌沐太平之治郡守之
賢必以王公為第一矣因其行序以祝之

贈孟久夫南臺掾序

世嘗病夫儒與吏其道不同卒莫有一其說者為吏者曰法定於後王微忽不可以相混也徵調出入官簿淺深不可以踰越也童而師之猶不能以盡今儒者之說急於所緩高而迂滯而踈卒一遇焉吾深知其莫能成事矣儒者則曰法有不忍人之意焉審官別人制用有常沾沾然迎好以刻意非為治之本也然而為儒者莫有以見於用間嘗用之其肯繁節脉融貫昭哲

之理疑有所滯而益得以藉口吁是誠難矣今天子崇尚儒術立進士科昔之舉茂才者咸試吏以盡其材智憲府舉按守令閭閻纖粟令式高下日接于耳目果勤而敏修若視鑑焉瞭其妍醜無有逃遁於是儒吏之一倣自今始吏部從事孟君久夫以茂才舉者也兩属于司憲復辟御史府矜抑自將盡其廉隅入吏部朝夕謹曾事人莫有識其面遇事守令甲不踰越旁暢曲就藹然猶守儒素吾知足以有用於

世矣未幾江南御史臺復辟為掾將行表
猶告之曰御史臺職諸道黜陟歲終會事
以廉直舉者不能得一二人黜者何多陟
者恒寡激獎之道豈上有所未備邪守法
而不變視其成績惻然以求仁善人之用
心非隳法以為直也州縣賢否益君嘗知
之矣執中以權使無偏焉亦儒者之說也
故重之以言

崔君都事餞行詩序

今之言贊畫者以撫拾為能群吏抱成績

清河容居三集卷之三

入幕府一不可意輒曠日相持不決由是
揣摩迎合弊有不勝言者矣昔人之善吏
治事決於頃刻理定於造次安于其自然
人莫能有以為非者心出乎公也海右帥
府事踰窳簡其治於民者七郡之守令係
焉寓於軍旅總戎夫長之職任焉今而曰
某事所行吾將諭之以從我又曰吾不能
坐視其利病更謁迭請繇是有撓政侵官
之譏雖不面議退而悉數其長短者皆是
也夫其職在於奉行先之以更張上所增

疑而下益得以譏是殆昧於守官之道矣
大名崔君義甫之為都事也未明攬衣坐
署執筆無滯礙其不便者白於長官從大
府以行一介之卒不入於所隸敦厚侃侃
守正以自律其給之者謝不與較養恬藏
智閭巷之人不知崔君之贊帥府三歲解
去而其不知者始曰詎不知崔君無囑託
於州縣吾是以不知今而曰知殆惜其去
而願後來者之與崔君同也噫功利增羨
人所願學每率得竒禍而猶接踵不悟視
崔君所為其果有悔乎郡之文士相率為
歌詩以餞梅遂為之序

贈陳太初序

戰國之士以雄辯長說游諸侯立致卿相
故其高自譽道無所顧藉雖困躓有不肯
悔揣摩相師遺言成編今七十二子之書
皆足以為游之具也漢世尊尚黃老游士
屏息武帝開絕域於萬里外游者復至盡
其足之所歷圖寫險阨立功效能以其荒
怪異物輸于地圖而口舌之學悉廢與戰

國之游有異矣南北分裂游不越其國游之效不能以著唐立科舉各挾策自奮窮山水之勝履危陟幽則皆其羈窮不遇之所為見於詠歌蓋不以為利達富貴也若是則游之道幾廢矣宋承唐舊巖居逸士見於聘徵游者益耻至於季年下第不偶者輒為篇章以謁藩府京淮閩廣旁午道路數十年不歸子弟不識其面目囊金輦粟求筦庫之職以自活視前之游憂憂然難相並矣

世祖皇帝大一海宇招徠四方俾盡計畫以自效雖誕謬無所罪游復廣於昔弊裘破履袖其囊封卒空言無當以其無所罪也合類以進省署禁闥駢肩攀緣卒無所成就余嘗入禮部預考其長短十不得一將遏其游以喻之游者訖不悟

朝廷固未嘗拔一人以勸使果拔一人將傾南北之士老於游而不止也今游之家夥者莫如江西其拙游者惟浙東浙之東天台以能游稱四明之士不著於游錄餘

五郡間一見之括蒼陳太初壯歲能詞章
得濟勝之理西適錢塘復來四明以其藝
游公卿多深獎之業儒以為本復挾能以
自張其寧有不遇者故余歷言游者之幸
不幸太初之游夫豈若是然哉生之高祖
容州府君與先樞密越公同為淳熙進
士於其行得盡其言且命二子為歌詩以
餞

送俞教授回里序

吾郡教官繇至元丙子以來見於題名者

清容居士集卷之三

二

三慮數十人皆得而接識之其通於綜核
者善移易故籍結熟郡守鉗士口不得發
歲時表章經說疑義卒假耆舊以陰助誦
聲察察講授不立不復以師道自任繇是
諸生之三賴者挾短長以剽竊廩稍而貴
駭之子弟恃其可侮益得以恣睢有終歲
不入于學宮極於弊壞而勸學之詔屢
下為虛文矣始余以為吾郡惟然後官
京師見教官選于吏部凡數百人罷老不
勝任十居其六若吾郡之弊十有三其俊

秀博習則皆為館閣掄選各得以自見而所謂若人者十僅居其一焉噫考昔時得人必在教官今不如昔或者謂入仕之門必慎其始故今之為教官不三考已致其事尚何能冀其惠淑之益哉合吾郡之教官得一人焉曰天台吳君宗彥吳以牋記游公卿其文辭亦關絡合時用去三十餘年復得一人焉曰永嘉俞君希魯用中父其屬筆纏麗若錦機然五采彰而文密也其行溫然其容粹然聽其言若飲醇酎而愈恭也論理而不泛取友而不雜余交於俞君不一年而知其所為若是惜吾郡之後進習於故常不能以請業於其行序以餞之為歌詩凡若干併見于後

送陳山長序

郡博士而下其尊且專者莫若書院數十年來朱文公之說行祠宇徧東南各以四書為標準毫杪擿抉於其所不必疑者而疑之口誦心臆孩提之童皆大言以欺世故其用功少而取效近禮樂刑政之本興

衰治亂之迹茫不能以知纍纍冠綬礙於
銓部老死下僚卒莫能以自見良有以也
蘭亭有書院自東平王侯始右軍之學非
止於一藝也經綸憂世寧不仕焉以見其
志審勢陳害瞭然指掌非善於謀國者不
能也語必堯舜高自譽道卒至變易紛擾
而莫可救視右軍之行事誠何如哉參政
清敏陳公之曾孫鑑翁為長于蘭亭求余
以言家世之正學不能以告憫夫世之通
弊知長于彼者考右軍之傳倣其所言陳
白于太守太守王侯通達國體求儒以自
近君有言其寧有不遭乎

送蔡府尹歸里序

郡守之任亦重矣視其精神為之折衝鈎
抉一不加意吏挾以侮民逞以姦故其食
息嘗內省外顧非智與力兩全者不能也
朝廷察為仕者之有病於吾民也於是著
致事令而其罷軟昏眊不待年而具者朝
廷亦不能以限之也余官京師見有請于
廟堂自陳其剛強矍鑠雖不之許察其意

猶有缺望噫羞惡是非人皆有之若果
何如哉濟寧蔡侯茂先之守於四明也屢
引年以請于上考其年猶未至也既而曰
吾宜休而不得謝可若何遂移疾家居踰
三月始告于其同官及嘗所往來曰吾具
舟江滸將行矣於是咸驚且誦曰蔡侯之
來民實不知哉其竒衰返于雍熙不苛不
黷歲則大熟侯復于所再命作牧自余歸
里中數聆其議論明而通相時以行無矯
激之過焉保其身若是人孰得以議審侯

之進退將以為不知止之勸聞于

天朝其寧使夫終老於里閭則其去也蓋
抑將以有進也文學之士是宜為歌詩以
餞遂首為辭恭定二年九月丙寅郡人前
史官棗桐序

送閔思齊調閩府序

閩郡縣蓄產饒給仕於彼者咸曰可善更
蓋其疆理與京師相遠浙為要衝貢賦
考工之役使者督責三虛月而閩獨以締
繡為勞視若重任較二浙為十一耳閩浙

二帥府府史更迭受任然終以閩地烟瘴
蒙犯少優其歲月隴西閔君思齊繇浙東
更於閩則曰不然九州分設唐虞之制也
今
皇元以仁武函諸夏卉裳重譯罔不臣服
幅員倍古限南北取士非上意也立賢
無方是則

世祖之明訓而凡吾後之居於南者稍得
致通顯輒言財用掇竒禍或言刑法致深
父根株排連牢不可破守正脩己悉不復

清容居二集卷之三

二

自達矣楠曰珠玉蘊于山淵採擇者必之
夫絕域是寧有遠邇耶

世祖皇帝遣使徵聘必先夫江南歲月既
遠聞者益荒見者益狹彼區區售技自獻
者實不與昔時並思齊敏不自夸百受而
不撓精於琴知急馬不足以知操縵將緩
以求深懼其為孱緩也考其中聲按抑止
泊澹兮若無營激兮若有感是則於政事
文學法理於此盡矣蔑有加矣楠老矣遲
君之還猶能鼓南風之弦歌明月之篇其

果有合乎泰定三年秋七月清容居士來
楠序

送薛景詢教授常熟序

泰定元年吾里進士上南宮曰薛君景詢
程君時叔史君車父三人者皆故宦家所
居皆在城東志同道同聲聞同意其歷階
以陞比肩而袂接也未幾獨景詢下第于
時余編試 殿廬景詢不以咎而余獨恨
景詢之不果遭也

天子新即位推寵飛恩授常熟教授以歸

將之官求言以導其行抑嘗考隋唐選舉
之法不久即弊今夫所謂經疑者以知行
體用而鈐約之不中不遠經說萃于一家
按其形模而脫鑿焉不敢以自異也有司
守固陋而程式之千士一律欲求其總核
同異會衆美以合乎至論不可得矣賦貴
於鋪揚因雕蟲之譏而以理致為長屈宋
兩漢之作誠不若是之易也至於考晁董
之對則方諸近作有不待辨而明者自設
科取士楠未嘗不預議焉嚴以取之則近

於隘俛以售之則鄰於率心惡焉以不釋
薛君較藝於京師誠知其有幸不幸操
車於四達之衢險阻曲直惟御是審則淑
於是州者必有其道吾將見褒然秀出者
推是州為首是則薛君之教也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三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四

序

李慶長御史餞行序

昔之公卿貴人居處要地言語出口足為世重輕也故希進之士聯袂接屨望塵伺色日若有所不足者其勢然也登用更迭一旦謝去則引結儔類議其短長甚者旁及其子弟姻黨得者未報其不得者常忿誹若是則毀譽之說固不足以為誠然矣大德癸卯楠以太史屬事承旨闇先生於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四

一

四

翰林先生色莊慎許可待院屬必面質其長質之而猶以為疑也卒詢於嘗往還以考其詞學焉楠入院五日先生召堂上曰子能為制誥乎楠謝不敏頃之出片紙令試制草即具藁以進閱一月將登車輒命撰廟學詔如漢詔令體冬十月大會院屬令擬進五朝實錄表楠得預擬焉先生始察而獎之即署為應奉文字間以事詣門下甥壻却立奉唯諾不敢仰視庭肅然也夫爭名者群進速化之道莫易於自獻為

之上者審焉而彌詳則其怨謗也實多久而議定必視其取士當不當固可考也先生壻隴西李慶長館于公有年矣朝舉優老之制為高唐州同知以便侍養先生下世議者之口始曰先生已矣繼之者其果有能近之者歟慶長之仕不急於進方墾田樹桑以裕其衣食翰林追先生之德舉以為佐未幾臺徵為西臺御史桷始曰先生去國與歿幾一紀翰林追思其壻焉誠不仁矣臺糾天下士之清濁銖考而始用之慶長之平昔可見矣始為得人賀而終以見夫先生之行事焉則桷也亦竊有榮也已矣歌詩以光其行者皆朝紳桷以舊好不讓而為之序

平章政事王公歸省魯公餞行詩序

延祐六年平章政事王公居中書三年矣每奏事輒請于

上曰臣疲懦不稱臣父年過八袞

陛下赦其愚俾遂終養臣不任大顛請踰

四五不允後有 詔曰宜官其子本郡以侍祖父公卒謝不敢冬十月

皇太子受玉冊詔示中外始以其子某傳詔歸東平因省魯公焉魯公往歲嘗對詔使具奏曰臣齒髮未脫落願以弱息盡力事 陛下公之雍容廟堂魯公之志也

然公歲數請不置十有二月辛未始出 允旨公拜手稽首望 闕謝翌日蓐食策馬遂行公卿大夫設祖席門外至則無及矣廼遣使者傳 旨以內醞精幣錫魯公

猗歟盛哉梅嘗聞之君臣際會終始之道難矣昔之大臣一斤而不復者徃徃見於傳記今公之在位也精白自持卑讓若不足超然遠去詎捨國以自全也粵若稽古明王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吾知公之在家也閭里徃還益知夫守令之賢否其不便於民者熟詢而究論之四方之使乘傳入驛將脩容門下水旱盜賊之原財穀徵後之害虛心以求筆于簡牘歲時附奏益以彰畎畝不忘之忠而魯公方精彊遨嬉克

然孺子之色或徹于上聽出處之道是皆不能有以豫計也維今聖天子孝治隆古昔一時廷臣生榮其親不一二數鋪揚詠歌詞林之職也遂各為歌詩庸敢不讓而首序焉

瑞芝亭賦詠序

昔之聖人建中和之本畜四靈以為應焉麟鳳則其儀龜龍效其文脩火之利以制五穀養其太初壹情性以齊形色四方不同而養生送死莫敢有異焉者教使之然

也中古而降道德不能以一而昔之所睹悉以為異表章鋪模圖記所載不常有於動植遂名之曰瑞焉繇是眩幽挾竒之士棄所服食吸空制景烹冶飛伏卒枯槁無所成就甚者則曰吾治法有未盡吁可哀也矣延祐五年中和夏真人明適承

詔祝祠上清宮精一不懈竣事憇館于崇真院松竹交列覩廡墳壤擢莖而光玉質鏤章瑩然以敷咸曰是芝也誠為瑞稽圖徵史復曰無以異遂積竹為亭以落之廼

曰繫吾道祖之應焉耳矣鏗鏘春容攄藻
獻秀筆爭綴而簡爭續也余讀而歎曰頌
聲之變基於魯登高能賦始之以洋溢終
之以託寓其理然也神農書定芝為上品
神僊家服之云可得上壽蜿蜒清淑之氣
嘗閱而不發地非愛其寶待其人而始彰
也維今開府大宗師張公際休明之運陟
降帝所樂五十年子孫繼承罔敢暇豫
是芝之瑞吾見耄期稱道益莊而愈完表
于山中夫豈榮觀之美挹其粹和道充氣
腴異日駕青牛之車歸返故山撫芝一笑
則其為瑞也畢矣顛叙以為徵

壽樂堂詩序

延祐乙卯季夏桐乘驛留杭間則與友人
泛舟一游葛嶺諸山穿幽入窮嘉木叢柳
鬱然上下而相望也遂遵其蹊以升其坡
陲有堂巋址粗完而不華冊其顏曰壽樂
群峰蜿蜒水光相屬前挹左舞顧登其堂
而異之客曰此容齋李公習靜之所非所
謂臺榭苑囿之觀也且昔之翬翼而侈者

於公乎何取世有專鍾鼎之貴其得意盛
時未嘗不寓興於山林泉石之清美疲精
竭資彷彿象其舊游卒不知其所造今斯堂
也不專乎構築不勞乎藝植心領於物外
其得乎湖山者是幾有道之士也于時李
公領元帥之符于海右桷復以間歸里因
得贊茲堂之勝公笑且言曰土木之夸吾
深鄙之洛陽名園多矣擅名專美於後世
今何人哉夫動靜交養迺成其性錢唐諸
山水渟泄起伏大者為盛衰小者為榮辱
有得乎是則視茲堂之樸簡其旨深矣至
人之心如珠在淵樂之至者終身而不厭
取諸在外非有損於內也願與爾邦之士
率為歌詩而子序之退不得讓遂以昔之
聞見者次而為之序

送彭道士侍親詩序

范父正公守番更定學宮咸言嗣是番為
衣冠聚未幾彭尚書舉進士第一正直朝
著為吳楚間領袖其弟忠毅公不幸城守
身死二忠易名見於宋史作史者深有感

爲嘉定初先正獻公越公俱在著作庭
深言朱墨史避忌而宣政實錄爲魯諱時
宰臣之後六十餘年

皇元大一統宋故家子孫變滅漸盡獨忠
毅公裔孫南陽作而曰吾宜游於方外矣
其道祖位秩視三公於視聽也尊且榮起
處也不僨假以自貶嗣師吳公方藻思瑰
識將樂其同而進之況於親者乎未踰年
則曰詎宜久京師居母氏春秋高歸以
奉則庶幾幸不墜矣將行且丐叙其情楠

清容居一集卷二四

於是深有愧焉忠孝秉彛皇極之訓中古
肇分重華是著更秦暴強而死節謹書踰
千百年迄不能一二數獨於彭氏見之歌
詩者寧得以辭也

送文子方使安南序

安南繇秦漢以來內郡縣

世祖神武皇帝取宋荆揚益三州之全土
大一統東踞高句麗西度流沙金山王業
之基不知紀極坐朝按圖指銖黍地曰茲
南交州乎得不爲武寧能以中國民甘心

而係頸之遂俾成要荒之禮以歸蠻夷多
疑其子常稱病不至禮謹會同尤嚴於錫
命故其自署表曰世子臣某其所以容受
而畏懼者實在是

新天子即位更元曰至治遣使 詔諭故
事必遣近臣為之又擇能文辭通達

國體者以貳之於是斂曰翰林修撰文君
子方有使才實可任廼名上于

天子而許之遂增秩為禮部郎中以行將
行其友袁桷曰往使者鄱陽李侍郎思衍

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四

八

鄱丘李侍郎衍天台陳郎中孚河間李侍
郎京皆得與交交人言鄱陽清介質直不
絕口聞其俗善儉巧館餼供帳故不如法
俟詰讓始成禮入其境也必迂途清野或
謝以病緩歲月始迎春氣萌達黃霧苦雨
然後拜使者而送焉其狙詐率類此而不
知者常逞夸肆豪以受多言之羞昔讀左
氏傳見列國諸臣取詩斷章以成好焉簡
而明易而且和信由於衷而禮以辨之也
故夫子之言曰雖多亦奚以為列國之臣

得之矣況於朝廷乎又嘗聞李公言使者入境詰其館人一草木名字之微必聞於世子翌日涉筆始具對蠻陬遠人設施周密若是無它焉懼削其土也交州之土產道里見地記而昔之入貢者又皆淺薄不足取於其不知者寧缺如也子方以余言為然乎若夫周折之宜守經以揚文德則必曰天子仁聖明達萬里外子方優言之是則余無以告矣

送程士安官南康序

朝廷清望官曰翰林曰國子監職誥令授經籍必遴選焉始命獨東平之士什居六七或曰洙泗先聖之遺澤也誠宜然又曰其浸汪洋渟伏昔東諸侯闡興文儒飛矢交集弦歌之聲不輟於黌序有自來矣楠向為翰林屬所與交多東平他郡僅二三焉若南士則猶夫稊米矣士樂得所依連彙以進各以其所向上有以挽之下有以承之勢使之然也程君士安則不然程君

魯士也獨游夫江之南幾四十年詢其先友則皆在上位者不獲於上豈程君之藝有未至焉者與嘗得其詩詞讀之視其同郡之仕於朝者亦殆相侶其大過人者誠顯矣而視與程君同者則誠枉而不逢者焉少仕於南御史臺後為吾里元帥府掾強貴者蠲之卒得白而程君亦年以浸老今年調南康理曹以還嗟夫類聚以方士患不得之既得之則不宜以遺佚隨聲媚容置之良是矣才焉而不遇則在上者寧得以辭其責焉曰其行叙以慰之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則亦曰有命焉耳矣咸為詩章凡若干首

送陳景仁調官雲南序

至治元年中書省選集賢都事陳君景仁調雲南官簿將行謂袁桷曰吾與子交久子寧無一言以贈乎於是言曰在昔世祖皇帝寧一海宇幅員廣凡為仕者力不能以自達于京師故歲必遣朝廷望官即其地如選部注授焉省之遠

者曰湖廣曰江西福建曰雲南其窳遠莫如雲南故自三品而下皆得除擬奏而後出命視他省為最重其受任使者非清慎明正不足以當之維

世祖繇壬子入吐蕃破蒙段二姓宋金所不能臣至是踰三百年始定神武偉著時則有若賽公稱合上意羈縻而綏撫者厥有攸治夫以蠻獠之俗俾安其素習誠不在於煩促苛削也曰其民風而俾之為官者長子孫不越於其境則安而簡易矣邊

隙之生所從來久出於長民之貪黷疑窳莫嚴於考課循歲月以善解視其成績則調是官者雖離婁之明將何以辨之哉厥今御史循行郡縣察採是不而坐驛頃刻促具食上馬懼夫事之填委將終歲不能以盡也今之為遷調者居于是邦雍容詠歌得覽其山川詢其阨塞仕焉而已者入問以問之其隱而在下者詳延以博詢之則仕於彼之士吾將瞭焉骨髓而示諸掌矣不然拾級循叙朱墨之職一介吏足以

辨何假於陳君乎陳君清不近名慎而有
守明足以養其厚正無失於過舉若是則
是當其選矣余將奚言焉是宜率為歌詩
以迓其歸

送李漑之致祠山川序

病矣夫幅員嘗不能以合也五方之俗惟
不能以合故地氣各乖於一偏昔之赫然
以統率之者嚴於方嶽望瀆海之為帝所
由來久矣必皆致祀焉夫山澤通氣騰降
蟠際卒之以立民食豈以它故哉在昔盛

清容居二集卷二四

二

時惟漢唐近古能徧至而遵行之然而巫
祝之祕或鄰於方士其餘偏方分裂帝蹕
尊襲車輪馬跡南北不相踵接僞立望祭
神弗顧格責之以一風俗成時雍者亦難
矣

世祖皇帝以仁武英叡成大一統考先代
祀典曰茲職方氏登載實萬姓重事遂歲
遣從臣捧香幣各分道四出郡縣祗恪候
驛謹絜視他使者為有加粵昔唐虞黜陟
成於四岳昔之善使者不專於所命水旱

疾痛承制以便利之今守職如守法非儒者不足以語而生事者不保惜復將有以病焉抑難矣至治二年集賢都事李君漑之承 詔首北嶽遵濟源轉北海終會稽焉以登其於行也將見夫挈瓢囊以就食者焉又將見夫餐餼之不給於適館者焉踰於大江東南之民外侈內枵罷於不作不役而歌臺暖榭心目飛蕩以貽無窮之害若是者不能以悉言矣漑之明國體所歷彫瘵顛悉疏以白于執政若夫悲愉駭

慕深林危徑矣於言辭而使夫人傳誦者於其歸也桷雖還里尚能叙而廣之

郭子昭淮東廉司經歷餞行詩序
淮南地廣袤昔號用武故其勁悍伉率遇事嫌曲輒私剖決以直不復上官府水有菱芡魚蟹之富平陸則兔鹿馳逐飛鳧鳴鴈蔭翳陂澤網獵足食不丐假於外事簡而易治夫以易治而強治則變易不安曹相之治天下豈不用其心哉則亦曰煩擾非所先也余嘗過淮南道繇肅政府日未

午官吏上馬去故視他道為最優汝寧郭子昭今為其幕長焉子昭之吏事不拘文以求苛者也若醜渠於川順其自然激射穿齧不能以逆水之性學優而辭工將考其山川詢其廢興抉搜幽竒悉出於翰墨廣陵有儒丈人曰王令逢原文甚古臨川王荆公敬企之顛求其書以廣方今四海又平將化其斷斷褒衣長襜使與計吏偕是則子昭之教在所急也為歌詩者俾余首為叙

王正臣浙東廉司經歷餞行詩序
朝廷置廉訪司總司曰監司曰使其屬有三每歲循行不與止受其成績議輕重職簡且尊視聽黜陟專於一郡而所部他郡不復考故其毀譽常若不及或者病焉權莫重於循行今之言者曰歲五六月錄囚秋七八月出司明年春還司所歷有程限疲精於某所則足跡不能盡於是料簡之法焉民懷其寃卒無以自白相率以告於總治疑於其情而許之矣議者則曰是

存於行部侵越則事繁事繁則寮察不相
協安於平素守官以自全者為善計矣夫
行部之寄為最重泛常以治之民不勝其
病告于其上卒拒之以辭使一振舉之則
歲之分治將悉心以究是它郡之事悉總
於我謂專於一郡者非知言者也聊城王
正臣以內臺掾出為浙東幕長通達治體
守儒善斷今監司馬公嘗鎮江西諸郡皆
嚴憚之是能知總制之道輔之以正臣事
可立具浙東民俗簡易春溫冬嚴相濟以
須吾知其足以振采於一道於其行序以
告之且率能歌詩者以餞焉

送朱君美序

許文正公定學制悉取資朱文公至
仁宗皇帝集群儒定貢舉法五經皆本建
安書蔡氏為文公門人而春秋傳則正字
胡公之後父文定公師友授受宗于一門
會于一郡至若訓蒙士正史統度積筆錄
悉師于文公何其盛也夷考地圖閩粵繇
秦漢始通今九州之地非不廣而道德師

表不敢有異於文公者繇文正公獨建大議而

聖天子有以成之也今之為議者則曰南士淺薄不足取又曰其文學論議與中原大異夫行事必本於經考成均之法惟文公是師而南士獨有背何耶余嘗入議者之室其服食器用由南以來者頗若愜所好其無廼貴物而賤士與識患於不弘黨患於過偏自昔創業之君合一海寓必取遐陬荒域之士以自近輔維昔

世祖皇帝能知之選取蓋可稽也文公五世孫煒君美以

宸旨入國學議者亦若不滿然以其所受學皆文公也視其子孫少假之今以書考之法出仕將行求余以言念昔先正獻公與文公俱以偽學坐禁錮政治更新善類彙進文公書大行於東南今六合一家文公之學行於天下矣士能通其學者其寧有固執之弊梟官京師踰二十年見昔時諸老津津於南士者甚衆考其異同其

亦南士之不如昔耶其亦異者之不如於
群公邪君美以世濟令德將見於蒞民經
術政事余不能以告故歷南北好惡而知
吾文公之道千萬世南北不能以易也

送陳道士歸龍虎山序

往歲見福唐張君見獨于京師貌清氣
完語簡而意消察其退靜泊然無求者也
山中之人曰張君居室靚邃滋蘭藝松歲
善本書盈庋督教其弟子恂恂卑讓見之
者必知為其徒也至治元年嗣天師入

覲君死且十年侍劍印者曰陳某物初一
見之甚侶吾張君也問之則曰亦福唐人
也閩為儒林經典釋文陸公德明所校定
天下遵守莫敢異夫閩昔為荒陬言語不
合於中土六經表章旁及諸子繇唐世始
定而獨取於閩何邪九州之士未始以南
北限陸公書積六七百年而不廢則其疑
息而無可議者矣今則曰揚以南為蠻夷
吾不知其何所自也其亦有所激也歟余
將有言焉而未之能也嘗聞龍虎山尊崇

吾聖人書絃誦之聲接於兩廡往銘空山
雷君其於書若飢之於五穀朝暮不敢棄
故其門人樹立偉著推張君蓄書之心觀
陳子之甚侶知其刻厲寧能以中畫也邪
兩京雄富夫既身履而目受之豪勁厖錯
可夸可愕接於歌謠風氣之盛必將矢言
沉深以鳴夫太平身安道充必不戚戚以
求外也老子嘗曰無為無不為國之本也
顛歸以究之異日詢咨以承專美於前者
將有繼矣勉乎哉事豫則備若然則其寧
有不能者邪凡我同志宜為詩以餞

送劉生歸鄉試序

漢五經各立博士唐兼以詞賦取士至宋
廢置不一然各精其能者始得為主司五
經難以兼而詞賦號為淺且難以淺且難
而兼五經孔鄭復生不能為也科舉廢既
久

先皇帝慨然崇文酌損為進士條制今將
十年巖居谷隱習其學者家傳而戶授其
蕪拙而宜黜者主司之任也余嘗預考進

士于禮部鄉貢而來者蓋疑之而不敢有汰也汰則德傷而體損繇江以南求試于外省多至八千餘人司繩墨者其無廼失於銓考與抑亦以其耳目聞見之不接者而疑之與以昔賢之所難而無之其於任也實重古學之不講于今有年矣卒然加士林之上冒焉以承不咎于己而曰試者之未至故取之常合其譎薄進于禮部禮部不得已足其數觀其所取者則咎禮部之未至禮部諉受其責吾知夫八千之士

功深而學優者詎不大有遺者矣廣信劉生任時來京師試入國學將叙次佐胄子講誦今歸省其母試于鄉生敏于文從余游焉厄人事不能以悉告嘗有年成父先生於群經有攷而為書者也於詞學父師之所授充然而炳鏘然而和東南西蜀蔑以有及也生負笈而問之若登泰山矐乎有失矣使先生不以耄老辭則東南之士類于禮部者將拔穎以進生蓋亦有得矣勉之哉

仰高倡酬詩卷序

今年春房山高公彥敬歸休于舊隱夏五月延陵吳君成季首為歌詩以致其懷賢之思於是次于其後者凡十餘人矣獨清河張侯與成季復肆竒逞敏纒纒用韻不輟筆未脫手語未終舌而兩家使者各踵戶限故其飛籌急置如督餉道於劍閣棧道之險也角形擇利如薄虎象於蒐狩之野也風恬而水湧欲挂席而爭進也弓良而矢直欲並發而連的也至於夸豪競富

金張之靡崇愷之侈焉噫何其至多若是也古之言倡酬者曰元白其次莫若皮陸彼皆因其事物之偶然有合於風雲泉石之清適故麗者流於情羈者鄰於怨而今也因房山之賢有以興其思復因其思以發其所養異夫逐物而忘己者多矣房山筆精墨潤澹然丘壑日見於游藝此詩之作其所以惓惓不忘者難與俗子語姑以見夫思賢之心在於寬閒自得之後不在於爵祿有列之時也詩成凡若干首云

送陳仲剛序

昔之職文墨議論者必擇其瑰逸俊磊以自近唯取其才焉才與德不相並或者譏之謂德不勝不足以為君子也今有番易陳仲剛焉其言恂恂其度謹且循於事也不欲察其是否見一善焉不知其為矯且詐也翕而譽之人議之我且直之其不善也人議之則曰彼豈誠不善也將訓迪之俾有以悛之嗚呼是則人誰有議焉者矣黨同惡異以其類至鼎鑊之遺酒食之失

足以亡其國而廢其身可勝道哉吁是則有可憫者矣余向為史屬見南士焉執案牘者刻若法吏其滑稽跣弛不善避忌酒酣大言無所顧吾深憂之未幾而陳仲剛亦受其讒以去仲剛之失在不能以自斷彼之言者一無犯何慘也今

朝廷下詔蒐舉遺逸仲剛可以仕矣而復以守資歷者不在是限遂以外郡校官補之始得為教授老至而濡滯彼獨何心哉喜怒以害天下之士莫嚴於後漢之季盛

時清明孰敢少肆其毒不十年間今皆斲
盡無在可歎也已可哀也已仲剛調湖廣
將行于以悼其窮亦以激其有自立文辭
之素能者不敢以告勉之哉

陳彥恂餞行詩後序

士之為吏病飭於內而驚於外者多矣飭
乎內者無赫赫之功而亦不足以取仕驚
於外者自處善士之目率先得大官厚祿
故仕而臨民雖百里之邑其勢亦足以動
衆智亦足以防口凡所居官將解印綬必

諷諭能為文章者書刻其政績方古循吏
殆未愜意間有不肯操筆輒威脅罪誅閭
里者艾爭相效承長鯨巨軸聯衢表道先
出郊餞祖語嘖嘖不自已迨其去官猶視
彼黜陟為廢置而士不幸為師儒之官者
則不能是蓋其秩最卑勢最下其行事不
能以致衆方苟度歲月以冀脫去故來也
無聞去也無迹而傷者之道愈缺然矣噫
先王致治之效必本於學校之興廢而謂
其道不不足以致譽以自棄者則過矣且譽

果可以致而得哉余父友陳君以越博士歸于家三年將調官行邁越之鄉大夫以及博士弟子詠述遺愛致詞于家詩凡若干首同里之姻黨異郡之交友爭歎美贊誦詩亦凡若干首而天台胡公復叙昔日與人之意圭璋交輝金石迭響殊績細行拍掌畢具斯亦偉矣夫不求而自至者非媚也歲久而名益彰者非強也彼勞甚而無聞者非過也庸叙其言期以信于後敢繫于篇末云

送洽師歸吳序

清容居二集卷二四

二三

四明學行於浙東西而南湖延慶寺實尊者闡繹之遺址陳忠肅公原觀想而為之記甲於東南至嘉定中史忠獻傾意營繕莊嚴妙密學子林立運逢壞空不四十年兩遭燬厄寺缺主者僉以為石泉洽公宜主是席至之日除榛削礫一以己任而四明罹旱疫之灾信者靡替施者莫能廼慨然曰吾故吳產也吳多信士凡頽垣廢址吾徒一詣其門輒金帛踵至高者轟雲霄

樸者絢丹碧崇信生於心斥其餘財以貽
浮屠氏非有所利益也嘗聞洽公化行吳
中所至傾接蓋以能靜止息之道廣為譬
釋夫安於給足而哀樂喜怒為其營役則
聞洽公之說者孰不開朗故其欣然以輸
肅然以接夫豈聲音笑貌之傾動嗟夫露
臺百金十家之產而大雄氏以側布為未
足化其吝心非大言不足以警若是則是
行也見其稠載以歸不日以就罔俾忠獻
專美於前而忠肅之學願竊有取焉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四



